

小說叢刊之一

我們是鐵的軍隊

舒望戴

張彥

新 生 公 司 版

現代長篇小說衆刊之一

我們是戲劇的鐵軍

序

李銳創辦子英常常可以聽到許多年青的朋友敘牢騷，說戲園裏沒有「真戲」；也常常聽到圈子外面的人在罵戲園工作者的生活浪漫，空虛來風。這些固然不爲無因，可是抹殺一切的這樣說，則未免武斷了。

我不否認戲劇工作者對其本身的生活，以及其工作仍然存在着若干的顧慮。但什麼使他們真實地感到？我國宣傳戲劇圈子失業的人們更清楚的理解一下。試看一看究竟他們是不是世界上的一羣「人妖」？中國文字協會機關報，前年曾有一青年論說：『世界中文文壇之興盛乃由於一與神』。不單可證出了學校、團體進入社會，會發覺任何地方都不滿意。當不止於戲劇界，如果更客觀一點把戲劇界和電影界比一比，和音樂界比一比，則許多藝術間相形之下，不知恥辱，略使我們發覺到戲劇在作者還是極端缺乏一些心血的。男女之事，其他各界也頗有研究，而戲劇界中這事是極普通的事。故意誇張，則是虛構，徒然動有用者。因時常利用，一面面對於下流，一面又對於上流，其結果拖大其腰，變批評任何事物的基本的本能喪失，固然戲劇工作者也並沒有什麼「大德」，但說牠們含辛茹苦，百折千迴的努力了數十年，造成了目前澎湃的劇潮，確又給了他們一些報酬，就

試筆小記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曾經寫過一個長篇小說，只完成五萬字，就不幸毀於一二八的砲火了。

今春，偶然興至，更衍了餘暇，於是把從事戲劇十餘年所見所聞織成『我們是戲劇的將軍』這篇小說。描寫從九一八到現在這十二年中戲劇運動是在多麼苦難中發展，而支持戲劇運動的同志們又是如何在艱困的環境中掙扎，一直到今天，話劇才有這澎湃的氣象。可惜的是我的文筆拙劣，不足以表達。

這小說裏的許多人物，也許某部份正與戲劇界某人有些符合，但決非全部是某人，勿須讀者費時間去索隱，更望尋跡與他符合的某人不要怪罪。

一九四三，二月，周彥誠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施高塔路底右手的一條弄堂，第四家的三樓上。有幾間年青的人住在這裏。

他們佔據了三樓的全部：一間前樓，一間後樓，一間洗澡間，棧樓裏鋪了一張鋪床，一具五斗櫃，一具玻璃衣櫃和一具雙人沙發。晚上睡的時候，昨午老鄭佔據了那張臥床。——因為前樓和後樓上睡不下，只好在地板上攤地鋪；洗澡間睡的是岳平小姐，她用舊褥子鋪在油氈毯上，成爲一個精緻的小床；前樓除了一張寬大的寫字檯和一個藤椅之外，還有兩張帆布床，那裏有棉褥和蚊帳的鋪位，他們兩個是老大哥，所以老鄭給他們買了這兩架帆布床。一只米桶子，一只汽油燈子還有兩隻菜和鍋碗也放在這間房的一個角落裏，名義上是他們六個人住在這裏，但是實際每天吃上這餐飯沒少過十個人。這些時候，密爾斯向例是睡在前樓的地板上，有幾張前樓的地板上攤不下鋪了的時候，也會擠到後樓去。一個和電燈管子去暖伴，這裏的主人各人佔據着自己的地盤，對於客人並不表示一點客氣，而這裏的人也不去侵佔主人，只選一片乾淨的地方鋪上幾張報紙就躺下了。有客

藥有一個個外，那非先生了的時候，向何山胖子讓出這層樓上給好的舖位給他，然後小何再讓出那沙發給胖子，他自己則搬遷手舖在一塊地。

住在寧兒一塊地活六個人租了兩間並沒有深的淵源，他們都來自遙遠的地方：胖子老鄉來自西安，小何來自江西，索維胖子來自河南，石佛的籍貫是保定，魏德的籍貫是四川，岳平小何是在專出人肉供養，除了胖子老鄉以外，他們每人過半的生活都有一段不平凡的遭遇，這種遭遇總他們離開家鄉來到上海，他們沒有對家鄉的留戀，沒有對今後生活而有的顧慮的來到上海，只為追求一個美夢的憧憬。

來到上海，他們處境到類似的境況，沒有權威可投，沒有職業可健，也許在碼頭上流浪一夜，也許在寧兒特帶露過一天，雖說他們也有熟識的朋友，但是他們不願分來兩個，即使他們的自己也陪給他們一頓，這頓過着一個個的在活，可是他們始終不把自己當成野狗，希冀找到一位寄食的主人，他們或是樂天的，或是憤激的為他們憂鬱的慌張着，熬，熬下去，這就是使他們能發在一塊兒的一個因素。

他們們像有這同一個慘淡的花一塊兒的，那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年歲比較大，來上海比較久的石佛認識的人多了一些，有和報館裏編輯熟識的朋友替他介紹給

學居校寫幾篇文章，寫些電影批評文字，有一次寫了一部外國影片和一位名戲劇家范學閣了一次筆仗，石佛的名字被文藝界的人注意了，於是他得到了參加文藝界聯合會的機會。在第一次的文藝界座談會裏，有人請他介紹在大學讀書的學生老師。

老師有一個有趣的遭遇，自己辦了大批的稿子來上當讀書，很冒自己的名字，排幾次稿子，所以特別喜歡和文藝界的朋友來往。石佛打聽他的文章會引起他的注意，這朋友給他介紹，他高興得很，向石佛說：『久仰！』以後，就從校內搬出一張布紋紙的卡片恭敬的遞過去。

石佛看那卡片，上面印着『關公 鄒城亭』，上角一行小字是『中華大學』，而『關公』當做頭銜印在名片上，石佛回頭一次看到過；雖然自己暗好的正是戲曲，而也就沒了不肯放棄在學校裏演戲和演劇力要而出來的，但是自己究竟在戲劇上沒有什麼成績，也沒有正式的參加過什麼戲劇團體，對於站在前面的這位胖子的『關公』的頭銜有些莫名其妙。而且又不肯第一句話就問人家這頭銜是怎麼得來的，心裏想既然名片都印着『關公』的頭銜，大概是一位戲劇家了。

幸好胖子沒有等石佛說話，他就先向石佛解釋這頭銜的來歷了。他說：『兄弟平生最暗好的就是戲劇，而為戲劇是最純正，最偉大，最道義的……總之，兄弟立志要投身戲劇事業，所以我在名片上印了『關公』兩個字，就是表示我忠實於戲劇的意思。』

石佛恍然大悟的說了一句：「哦！我區得很！」

胖子介紹完了自己，又急忙盡禮敬對方：「石先生對於戲劇很有研究，兄弟是一向仰慕的。上次那論劇的文章寫得真是透澈而痛快，兄弟都全部讀下來保存了。」

石佛今天真誠的感覺到了土生土長的成果，他意外的覺得今後或者可以作戲劇工作者之學，走上追求他那美麗的道路了。

他們兩聲聲是愉快的心情在刺激，散會的時候他們已經成了很熟的朋友。

自從這次座談會，石佛知道自己已經一躍躍到戲劇圈裏以後，他們開始共同籌劃，慷慨的託人拿到雜誌上發表了，胖子老鄭和他成了同志。他們時常聚會的組織一個劇團的計劃。

有一二石佛在他住的亭子間裏建立一個劇團，三天沒有見到胖子老鄭，忽然老鄭與流影雲的來了，從樓下一路喊聲跑上來，石佛莫明其妙的提著筆迎出去，一把被胖子拉住了，他喊：「走，走，跟我走！」

「究竟是什麼事呀，你們慌慌張張的？」石佛感到有點摸不清頭腦。

「我們的劇團成了！你去和我見井先生去。」胖子興奮得語無倫次了。

「井先生？」

「就是井溝井先生。」

井溝是「他有名的戲劇家，石佛是知道的，但是劇團怎麼纔會幹得成，現在為什麼要去會井先生？他想知道一個究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跟我走，我們在路上再慢慢談。」胖子拉着石佛就走。

「好，好，好，不過你得讓我備下酒呀。」石佛只得跟着他。

他們走出了弄堂，胖子告訴石佛說他受得替他請來一千塊錢的舉費，他可以借出四百塊錢組織劇團來搞一個戲，他前天把這意思和中華大學英文系教授他胡先生談過，胡先生很鼓勵他幹，並且昨天給他介紹了非先生，非先生當時答覆他組織的這個劇團還「可以」，並且還可以介紹來一位姓鄭姓鄭的來導演，今天鄭導也到非先生那裏去，大家見一見面，談一談，所以便約石佛幫忙弄這個劇團。

多日的夢居然就實現，這消息使石佛也非常興奮。他們以近於行船的步伐邁過所有的路人，向北四川路跑，跑，到井溝先生的門前才輪流的呼了一口氣，都用手摸一摸被汗水打濕了貼在背上的汗衫，胖子則更輕微的喘着氣。

那位四川人從門口探出頭來，也是一個瘦個子，頭髮烏黑，紅着一付過生玫瑰銀厚，中間發

2000年12月20日

井先生和孫興是同學，有一付和藹而樸實的面孔，頭頂落了一大片，穿着一件舊襯衫，一條破

當他們互相介紹過了，費先生就轉流似的和他們談當前戲劇的路線，他說我們目前從事戲劇運動不應有這少數至上主義，而應當以戲劇為宣傳的工具來為民族謀福利；他又談到戲劇大眾化的問題，他說戲劇不是少數人的消遣品，而是大眾的宣傳食糧，所以目前戲劇的內容與形式都應當回到大衆化，他又替總了今年幾個劇團演戲初步演出，他之接者熱情，過去領導的一個劇團的瓦解。他的聲音宏亮，語是加滄一點四川音的國語，又談到祖國，但在他口語裏，總覺富感情，他的眼

他一個，就是李松個驕頭，若他喝，這廟門也開的一番話，你是在山裏被引到大平原來一個，是行今天才看到這大平原地，好子，雖然只是想到歸正傳的話，對於這廟門的問題，可是非先生能講出這話，相信不絕，恨，無法進入正區，也因具好國外的聽者：對神次節的做一個老太教，拈坐和一個角，對面，不負如這一下。

井先生話說完了的時候，樓下姓張的是一位老嫗，聞得香味，忙領進兒子出來，與兩人同瞻感。

覺到日子還有餘裕，由老鄧提議出去吃晚飯，非先生首先舉手的肯定了去留酒樓的一家小四川館子。

非先生自認酒量極強，老鄧也接平話，石佛則於這種粗獷而強烈的喝三杯，認爲則是酒滴不染，所以只有老鄧陪非先生狂飲，兩斤白酒喝完，非先生的意興已衰了，談話更倦了，屢次高聲的大笑使鄰座的客人吃了一驚。第二天兩斤白酒送上來的時候，非先生想喝京調，果然有石佛拉胡琴，可惜調門電子裏却不會調到京調這個，但是這事並沒有使非先生興興索索，他要空宿去拿紙筆來，鄧雖其體恤他的，親自去找了一支死筆，買了一幅宣紙，磨好了墨替他安放在旁邊一張桌上，非先生滿飲了一杯，走過去提起筆極快的在宣紙上寫了四行連篇帶草的筆，這完了提筆往桌上一丟，叫鄧鄧把他貼在牆上，他又滿飲了一杯酒，朗讀起來：「月到中秋酒半酣，殺人放浪幾人歡；窮途何必涕橫哭；高臥寧可挽狂瀾。」石佛看到非先生這龍旁若無人的任着感情奔放感覺一種脫本出的憂慕。

吃飯的人都走開了，石佛恐怕非先生醉了，提議叫非先生回家，於是山老鋪付了賬，四個人又一路往北走，非先生並沒有醉，在路上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當時鄧鄧去起草一個章程。

就在第二天，鄧鄧寫了極好的龍草和老鄧石佛兩個人商量，這章程的開頭組織是採取

主辦，有宣傳委員會，有監察委員會，劇團設總務、財務、研究、出版、宣傳五部分，對於這個石佛和老鄉都感到外行的很，毫無意見的通過了，只有劇團的名字和團員的人選是具體的問題，需要討論的。石佛主張叫社會劇團，老鄉主張叫春申劇社，鄧輝認為社會劇團太近於文明戲手頭的名字，春申國劇字地方性又太重；既然是幾個朋友聯合起來一塊兒幹，不如就叫聯友劇社，既切實又大方，他們兩個人也同意了，其他的問題就是人選，經過比較要兩時間再討論，他們決定了兩個團員，一個由鄧輝找朋友去介紹，一個在報上發一條消息公開徵求社友，等社友招收的差不多了，就定期開成立大會，此外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就是要有一個社址，以便社友來登記，這一點老鄉自告奮勇去租房子。

三個人分配定了工作，鄧輝頭腦動起來。老鄉和定了跑馬場路的選址房子，石佛繼續每天在那裏跑社友來登報，鄧輝各方面去接洽朋友。

成立大會就在跑馬場路的地址舉行，新的社友除了小何——何人，外號叫電線桿子的老楊——楊明波以外，還有一二十多位；有的是學生，有的是記者，有的是書店的店員；大部分是青年，石佛、老鄉約來的，也有一小部分是跑馬場上的消息自己來請求入社的，這三十多位裏有三位是女的，一位姓張姓張的是一位跑馬場不久的新來的太太，黑黑的面孔，大大的眼睛，頭髮披散在肩頭，她

她是一位嫻婦，但是並不滿臉堆着憂戚的表情，她並沒有在事先表示來參加這團體，而是井先生臨時約來玩的；一位叫蘇慧我的，個頭特大，身材瘦小，看起來身子坐不住，她頻頻點頭，但是談話時却非常靜謐，這是中華大學的二年級生，老郭約來的；一位是十四歲的女孩子叫傅小姐，郭輝在小學度教書時的學生，爲了女的太少，郭輝來帶幾個結伴的。

井先生和教文藝概論的吳先生都被約來了，並且都帶了一篇演講，演講以後，就進行討論和選舉。一切進行得很順利。結果組織是通過的，選舉出老郭、石佛、郭輝、小何和夏秋萍五位是執行委員，楊明波、羅建剛——雖然選舉的時候，她已經先退席了，但是大家還是選了她。——和一個叫黃克生的記者三位是監察委員。井先生和吳先生是顧問，此外還擬定了八月底舉行第一次公演，公演的一切計劃交執行委員會去籌劃就散了會。

五位執行委員離開大會的議決去進行職務，他們的工作是這樣分配的，老郭擔任總務，石佛擔任圖務，郭輝擔任研究，小何擔任庶務，夏秋萍擔任宣傳，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籌備第一次大公演，公演的日期已經訂定了，可是井先生等四位的劇本還沒有寫好；這裏的女演員也很不夠。——雖然有三位，但是夏秋萍是五個人，不會說國語，傅小姐年紀太小，不能演重要角色，爲了克服當前的困難，老郭以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資格，就支配多的命定了夏秋萍去和井先生籌備劇本，其餘

的四個人勞動全副莊友去我女演員。兩項工作都限五天以內完成。

四個人幹活的飽了三天，女演員依然沒有下落，大家見了所得的報酬，老都憤憤於女人的討債，小何說：「媽呀，女人討債找，我一會兒快生五個女兒來演戲！」

「可惜你生女兒的女人你還沒找到，」石佛的回答是幽默，也是憤慨。

「還是我來申援女角吧！」老都氣忿的說。

「你臉子到還可以，就是肚子太大了，演個懷孕的女人到可以。」小何這樣回說了，一轉臉看到枯坐在那裏的鄧輝，「鄧輝，你怎麼不說話呢？究竟怎麼辦？」

「真的，老鄧，你的辦法多一些，」石佛的話沒說完，費雍生從外邊進來，他進來首先看到老都就問起來：「搞塊頭，請客，請客！」

「什麼事？」老都爲了這女演員問題，心裏正有些不耐煩。

「女演員有拉哉，」費雍生嘴裏自負的說。

「真的？」「在那兒呢？」三個人幾乎是同時向費雍生追問，燒茶在那兒不動的鄧輝也就站起來了過來。

「慢慢交，讓阿拉慢慢對償請。」他又故意賣關子的：「格兩日爲兩個事團辦辦與與哉。」

道都知這客官要功的體面，遞支烟給他，請他坐下說：「好，坐下說。」

「格爾日所有我親親朋友（朋）交統統的交我，替伊提督幫忙，伊拉那推極裏面弗許，就是種樹不工夫，槐皮釘子釘了幾個，真真人家提督氣，幸虧今朝上午天到市裏官台去，在該客遇到了（位）廣昌，同孔那氣氣來，國財頭得也費好，（看）伊講話格款式演戲一定靈格……」

「你認識個嗎？」小何性子急，又半路而甯了。

「認識是希認識格。」

「那不是白說，又不認識，怎麼能找他來演戲呢？」小何又失望了。

「個那能家（這）性動呀？我那記得伊，新到有人認得伊呀。我馬上就託仔當台裏一個朋友介紹，恐怕又礙伊拉（釘子），弗敢當時就談演戲格事情，我託伊啦兩家到一間飲冰室去吃。」

Crp……

「呀！你到嚮止先搭搭油。」老郎頗為羨慕的。

「儂的搭人呀，真真是夠喫肉制實，爲公家格事情，交際費我自家掏腰包，處到反講我搭機機油，好，格邊事體弗道明中。」（老郎同老郎作了一個揖。）

「得，到末末，到末末，事情辦好了到請到搭客。」老郎知道他又是「做搭人之筆」。

「我先對伊瞭解劇情，事關那部戲（如何）格高尙；當演員那格的有些，足足的講了兩把鐘，然後再問伊對戲劇阿有興趣？」

「她怎麼回答的？」小何又耐不住了。

「真真的做夢也無夢到，事關會家（還嫌）巧，早曉得格樣嘅，弗要費操驚（這樣大）力氣了。」

「她喜歡戲劇是不是？」老鄒猜到了這好消息。

「是格，伊啦講伊最喜歡的就是演戲的並且爲演戲被活堂（學堂）裏開除了。」

「那好極了！」小何小孩子似的高興的跳起了。

「這位小姐一定很勇敢的。」石佛想到自己爲演戲和家庭決裂，對於這位未見面的小姐寄予無限的同情。

「我才放寬了胆子約伊參加我呢格劇社，伊那氣痛快，馬上就答應了。我僥倖以後，伊到電台裏廟去播音，約好一點鐘以後在該將會，我就一直到格接來了。……」

「她馬上就到這兒來嗎？」老鄒喜出望外。

「是格，姑歇（這時候）辰光恐怕伊就要來哉。」